

## 第八十一章 這是一個陰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安靜的山穀中，一片壓抑與恐慌，卻沒有人敢動手

明蘭石當然知道這是範閑安排的事情，從一開始就是，但他不明白對方畢竟是朝廷官員，怎麼會做出如此無恥的事情來麵對著這樣一枝可怕的騎兵，明蘭石不想與對方火拚，從而送掉自己的性命，可是滿地的碎片讓他的腦中一片憤怒！

“我要去京都打官司！”

明蘭石大怒尖聲罵道。

“隨便，本將不奉陪。”

荊戈冷冷地拋下這句話，便率隊走了，走之前還沒忘了把那重重的石礮也抬回了馬車上，隻留下欲哭無淚的明蘭石、那些滿臉瞠目結舌的明家私軍，還有一大片散落地上，晶晶發亮的玻璃碎片。

往年間明家暗中蓄養海盜，與膠州水師勾結，於東海之中搶船劫貨，殺人如麻，不知道禍害了多少條性命，強搶了朝廷多少貨物，如今範閑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在海上下手，卻在陸上動刀，既不害你明家人性命，也不奪你貨產，隻是...盡數毀去，讓你明家哭也不哭不出來。

天理循環，天公地道，便應是如此。

事情還沒有完。

穿著一身官服的洪常青咳嗽了兩聲，從山上走到了明蘭石的身邊，微笑說道：“明少爺好。”

“洪大人？”明蘭石此時已經麻木了，看見範閑的親信也不怎麼意外，隻是不知道對方想和自己說些什麼。

“我本名叫青蛙。原來也是那個島上的兄弟。”洪常青湊到明蘭石耳邊咬牙冷狠說道：“這些不值錢地玻璃片，是本官替猛子哥，蘭花姐，還有島上死去的幾百兄弟...謝您的。不會忘了蘭花姐吧，那可是您最疼的姨太太啊...”

洪常青說完這句話，胸中充滿了報復的快感，大聲說道：“謝您了啊！”

哈哈大笑聲中，洪常青瀟灑離開，留下明蘭石麵如土色，一臉震驚。他有些愕然地看著自己的雙手，似乎此時才想起。自己曾經用這雙手結束過一個對自己滿懷癡情女子的性命。

...

消息傳回蘇州城外的明園，明青達右手一抖。手中捧著的上好官窯瓷碗迸地一聲摔在地上碎成無數片，但他一點都不覺得心疼。

因為那些銀鏡摔碎成玻璃片的脆響，已經讓他心疼到毫無知覺了，這位老爺子忽然覺得自己地心，也像這地上的瓷碗，那處地銀鏡一樣，碎成了無數片

—

“打官司？我不怕。禦前官司就更不怕了...他找誰去替他打？”

在穎州逍遙了半個月後。範閑等到了王啟年，終於坐上了馬車，開始繼續往杭州駛去。

監察院的消息早已經傳遞了過來，範閑挑了挑眉梢，有些好笑，有些快意。去年在江南雖然也在呼風喚雨，但總被明青達那個老狐狸鬱悶拖著，此時京都平。自己將對方玩弄於手掌之中，實在是很快活地事情。

他隻是給了一個大概的方略，而具體的執行者卻是下麵的人，他也沒有想到，洪常青直到如今還記得那個島上的

慘劇，硬是不肯讓明家死的痛快些，非要這麼慢刀子割肉。

“慢刀子割肉，溫水煮青蛙。”範閑對身旁的王啟年說道：“我都替明家感到心疼，傳令下去，火候到了，讓兒郎們別再貪玩，趕緊收了地好。”

王啟年在京中留了近一月，就是為了注視著宮裏的動靜，說道：“再過兩天，長公主和太子爺，已經顧不得明家的死活，要搶在明家反應過來之前動手，現在正是時候。”

範閑點點頭說道：“要的就是他們想不到我會下狠手...明家現在隻怕我還會繼續陪他慢慢熬下去，我就要打他一個措手不及。”

他忽然笑了起來，掀開車前的簾布，看著緩慢倒退的江南官道，忍不住心中地快意，哼起了小曲。

王啟年在一邊聽著那種怪聲怪腔的曲子，忍不住笑著問道：“大人，至於樂成這樣？”

範閑哈哈大笑道：“憋了一年，終於可以放手做事，想不樂也難啊。”

...

當欽差大人的馬車儀仗用最緩慢地速度向杭州進發時，蘇州城裏地諸人卻是各有心思，權傾江南的總督大人薛清收到了範閑親筆書信後，便一直坐在書房裏發呆，他左右二位師爺也知道了書信中的內容，與大人一樣都在發呆。

看著就像是三尊泥菩薩。

薛清離京早，路上快，二十幾天前就到了蘇州，對於這些段日子裏明家吃的虧清清楚楚，但他本以為這隻是監察院對明家的再次削弱，卻沒有想到範閑在信裏竟說的那般自信，竟...像是準備畢其功於一役了。

“範閑他憑什麼？這又不是打架？”

江南總督薛清明顯不知道關於招商錢莊的勾當，在苦苦思考範閑的信心來自何處，為什麼要在信裏向自己通氣，讓自己做好準備。

“欽差大人既然這般說，那便是心中有定數。”左師爺皺眉出主意道：“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麼辦？”

薛清陷入了沉思之中，如果範閑真的能夠把明家吃掉，他身為深知陛下心意的親信，當然會好生配合，可問題在於...他對於明家身後的皇族勢力也是頗為忌憚，一朝京中沒有明顯的傾向，他是萬萬不敢搶先動手的。

“要不然...咱們就和去年一樣，再看看？”右師爺想了半天。隻想出一個和稀泥地法子。

薛清忽然雙眼一睜，兩道寒光射了出來：“看...當然要繼續看下去，但不能光看，範閑隻是行江南路欽差，他就算有辦法在明麵上趕走明青達，可暗底下卻不方便讓監察院出手...總要照顧一下江南的民心。”

江南總督大人最後說道：“調州軍看住明園和明家的那一千私兵...如果範閑沒辦法，咱們就繼續看著，如果範閑成功，咱們就得幫他把這些人吃掉！”

右師爺顫著聲音說道：“大人，調兵殺人...如果被宮裏那些人知道了。會出大麻煩。”

薛清揮手中範閑寄來的親筆密信，平靜說道：“他既然敢做。就一定對京裏的局勢有把握，這位年輕的欽差大人可不是一個傻子...寫信告訴我。便是要分我功勞...可這一年江南路衙門什麼都沒做，如果想分這筆功，就一定得出力。”

忽然間書房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薛清皺了皺眉頭，師爺上前開門，一位江南路衙門的下屬官員惶急走了進來，來不及躬身。直接對薛清稟報道：“總督大人，明家出事了！”

明家出事了？

薛清在心中一驚，暗歎範閑動手好快，麵色卻依然平靜，問道：“具體講來。”

那名官員吞了口口水，說道：“上午的時辰。內庫轉運司衙門上明園收了一批帳，名目好像是銀鏡。”

薛清知道那批銀鏡被範閑使人砸碎的內幕，眉頭微皺。也不禁有些心疼，問道：“那又如何？明家簽了協議，這銀子自然是要給地。”

這話明顯是偏著範閑那邊，朝廷對付商家，總是這樣的不要臉。

“關鍵不是這筆銀子。”那名官員看了總督大人一眼，小心說道：“聽說...明家地周轉出了問題，與他家有關聯的幾家錢莊...現在都去明園裏逼債了！”

逼債？

薛清霍地一聲站了起來，明家在江南綿延百年，敢上明園逼債地...可沒有幾個，一則明家銀子多，二則也沒有錢莊願意得罪它家，這...這怎麼今天卻忽然變了？薛清的心裏馬上轉過無數個念頭，難道範閑整了明家一年，竟把明家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？

如果明家真的還不出錢，被那些錢莊們逼的商行賤賣，家族大亂...這...薛清的眉頭皺了起來，他知道陛下的意思，明家一家要讓朝廷控制，但是...明家不能亂！

明家一旦真地破產，不說那族中的數萬百姓，與之息息相關的江南百姓怎麼辦？

“太平錢莊也去了？”

“沒有”

“派人去明園外盯著。”聽到明家最大的合作夥伴太平錢莊沒有參與此事，薛清心下稍安，但麵色依舊陰沉，吩咐道：“告訴那些人，明家與錢莊間的糾紛朝廷不管，但是明家不準倒！”

...

範閑和薛清一樣，都很明白皇帝老子的意思，明家是要吃地，而且要整個吃過來，吃相還不能太難看，不能讓明家自身的實力折損太多，從而影響了整個江南的穩定。

所以他也不會眼睜睜看著明家倒。明青達也不可能看著明家倒。所以此次逼債並沒有存著清盤地念頭，隻是想謀取一些...極大的好處。而今日，之所以是幾家錢莊一起去明園要錢...純粹是因為範閑依然存著一絲奢望...能夠把招商錢莊的幕後東家掩藏起來

—

這世道，欠錢的永遠比借錢出去的有道理，有底氣，所以明家當代主人明青達捧著微溫的茶碗，一口一口緩緩啜著茶水，眼皮子都懶得抬一眼，雖然他的下方坐著的是各家錢莊的代表，從名義上來說都是他的債主。

而那些錢莊的掌櫃們也沒有身為討債人的自覺，很猥瑣地坐在椅子上，隻敢放上三分之一屁股，偶爾抬眼看看明家主人，眼中便會閃過一絲害怕。哪裏像是來討債的。

這些錢莊掌櫃知道自己都是小螞蟻，隻要明家主人動動手指頭，就可以把自己捏死，把自己從江南這塊地方上趕出去。但是今天他們不得不來，因為連著一年明家所經歷的風風雨雨，已經讓他們起了擔心，加上被有人心挑弄了一番，今天都匯聚到了明家地會客廳裏。

他們代表著資本，雖然銀子不多，但依舊是資本。資本最心疼自己，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損失。尤其是這一個月裏。所有的人都知道，監察院對明家的打擊力度又大了起來。明家連受損失...而最近那批銀鏡的報廢，今天上午內庫轉運司的逼銀，終於成功地壓垮了這些錢莊掌櫃們的心理防線。

一位老掌櫃苦著臉，恭恭敬敬說道：“明老爺，明家執江南商界牛耳已近百年，若說還不出銀子...那是誰也不信的，隻是最近市麵上傳言極多。總想來求老爺子給咱們這些人一個準話。”

“準話？”明青達厭惡地皺了眉頭，這些螞蝗一般的無恥東西！往常跪著上門，自己都懶得正眼看一眼，如今居然敢來...向自己討話！

明老爺子根本不在乎這些錢莊掌櫃，就算現在明家的周轉再困難，還掉這些銀子還是綽綽有餘。他地眼角餘光隻是淡淡瞥著一直安靜坐在最後方的那位掌櫃。

那位掌櫃是招商錢莊地大掌櫃。身後站著一位麵相英俊的年輕人，招商與明家地關係，沒有太多人知道。招商錢莊在江南的名聲也並不響亮，所以他坐在了最後麵。明青達心裏有些不祥的預感，招商錢莊今天來湊什麼熱鬧？

他沒有興趣再和這些掌櫃們說什麼，端起茶碗送客，同時冷漠地讓這些人去帳房裏把所有的借貸清掉，攏共十幾

萬兩的債務，明家受不得這種屈辱。

那些錢莊掌櫃們心中大喜之後復又大驚，首先是錢終於拿到手了，雖然損失了些利息，驚的卻是，看明家這種豪氣...難道是自己這些人收到的風聲有問題？

...

所有地掌櫃們都退了出去，明青達偏著頭饒有趣味地看著一直未動的那位掌櫃，輕聲說道：“我知道，他們都是被你勸著來的。”

招商錢莊的大掌櫃溫和笑了起來，並沒有反駁這句話。

明青達眉頭微皺說道：“說吧，你想要什麼。”

都是在商界浮沉了無數年的老狐狸，從這一年與招商錢莊的配合看起來，明青達心知肚明，這位從不出名地錢莊大掌櫃，當年也一定是位狠角色。此時所有的閑雜小蝦都走了，二人說話便直接了許多。

明青達清楚明家向招商錢莊一共調了多少的銀兩，如果招商錢莊先前也加入到逼債清盤地隊伍之中，明家也隻能去賣田賣房，就算此次支撐下來，家族也會元氣大傷...而對方既然一直沉默到現在，那肯定也不會是看明家笑話的，一定另有所求。

而以招商錢莊手中握著的那些借據，確實已經有資格從明家手上要些什麼。

大掌櫃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明老爺子，我家東家要...與您合作。”

合作？明青達的眼睛眯了起來，寒光一放即斂，錢莊與商家合作，是怎樣的合作？他閉目沉思片刻，便輕聲說道：“不行。”

不行二字雖輕，卻是擲地有聲，不容人置疑。

大掌櫃似乎也沒有想到明家居然會如此直接地拒絕，微微一怔後依舊是笑了起來：“不行...也要行。”

明青達猛睜雙眼，用一絲憐惜與不屑的目光盯著掌櫃，冷冷的聲音從牙縫裏滲了出來：“你...是在威脅我？”

“不敢。”錢莊大掌櫃溫和說道：“隻是一個請求。”

明青達再次陷入沉思之中，他沒有去問對方威脅自己的憑恃，這一年裏向招商錢莊借了不少錢，這就足以讓對方說話多了幾分底氣。

大掌櫃不急不緩說道：“在商言商，如今的局麵，明老爺您也清楚，如果我錢莊憑條索銀，明家的周轉馬上就要斷了，您拿什麼去供內庫的後續銀子？那位小範大人可等著您拿不出銀子...就可以斷了您的行東路權。明家雖然富庶強大，可是...這皇商的身份總不能不要，內庫流出的銀子不能不要。”

明青達沉默了下來，知道對方說中了自己的害，明家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流水周轉已經漸有幹枯之象。

“調銀條契上寫的清楚，沒到時間，你們一兩銀子也別想拿回去。”事到如今，明青達依然沒有一絲慌亂，因為他有足夠的底氣。

不料招商錢莊大掌櫃微微一笑說道：“誰說不能拿回去？條契上寫著，若錢莊願以淺水價出契，您就必須在五日之前還銀，這官司...即便是打到京都去，也是我贏，您還是必須還銀子。”

“淺水價！”明青達猛地一下站了起來，疲憊的麵容上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，壓低聲音陰沉斥道：“你瘋了！你要損失三成！”

大掌櫃麵色不變：“如果真的不能合作...就算損失三成的銀子，我們錢莊也要請您提前還銀子。”

明青達冷冷地盯著他，似乎是想判斷對方究竟是不是一個瘋子，稍稍放緩了一下口氣，說道：“真這樣做，我明家大不了賣田賣地，也不是還不了你，可是你們錢莊的損失可就大了...”

“這正證明了我方的決心和誠意。”大掌櫃溫和笑道：“我家東家一直做錢莊生意，但對於貴國的商貿十分有興趣，他是一位有野心的人，願意和您這樣的當世豪傑合作，所以請您務必賞麵。”

明青達緩緩坐了下來，他終於想明白了，原來招商錢莊的東家早在一年之前就想借由借貸的關係，加入到明家的生意中來，這個局...設的也太久遠了些。

“你家東家是誰？”

“協議達成之日，東家定會親自上門來拜謝明老爺。”

“可如果我真的不想怎麼辦？”明青達已經回覆平靜，淡淡說道：“打官司也好，我明家一路奉陪，不過這些銀子嘛，總還是可以拖個一年半載的。”

“真的能拖嗎？”大掌櫃溫和笑道：“禦前官司隻是笑話，依慶律民生疏首三條，大人應該明白，民間借貸官司頂多能打到江南路衙門...打到薛清大人麵前，您...確認願意這樣做？”

明青達當然不願意這樣做，朝廷對於自家已經虎視眈眈了一整年，如果碰見這種官司，一定會想方設法地陰死自己。

沒想到招商錢莊將所有的後路都已經算到，將慶國朝廷與商人間的爭執看的如此明白，明青達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，盯著這位大掌櫃，老累的心在咆哮：“這是一個陰謀！”

...

一陣極久的沉默之後，明青達有些疲憊地說道：“你家東家想怎麼與我合作？”

“債抵銀，轉股。”大掌櫃幹淨利落地說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